張博森 / November 16, 2018 04:21AM

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報告 哲學二 S06190024 吳冠輝

大乘佛學和小乘佛教差別

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以來已有2000年的歷史，按語系可劃分為漢語系佛教、藏語系佛教（俗稱喇嘛教）和 巴利語系佛教。釋尊在世說法長達49年，由於當時印度社會「不立文字」的潮流使然，釋尊從沒有自己寫過一言一句的文字。在他滅度後第四個月，才由學德並高的五百位比丘從事第一次結集，也才有了傳諸後世的經藏和律藏。

釋尊滅度後一百餘年，七百位比丘再進行第二次結集；再一百餘年後，阿育王召集一千位比丘進行第三次結集；佛滅度後四百多年，迦膩色迦王召集五百比丘進行第四次結集，這四次結集的經文全是「小乘經典」，因此後世就有人認為「大乘經典」不是佛說的議論。在一開始佛教並沒有大乘與小乘的分別，真正的分別只是因傳法對象的不同，在我們世俗的認知一般認為大乘佛教是對世界的普渡，一種大愛的存在。而小乘佛教更在乎是自己的修練，任為世界之大，不可能對每一個人都顧到。所以首先先從自己做起。小乘部派佛教的目標，是達到阿羅漢為目的聲聞思想（聲聞乘），這個目標是通過辛勤地遵循四聖諦和八正道的修行。

大乘佛教的目標是成佛，這一目標可以通過奉行菩薩的修行而達到的。小乘部派佛教的僧侶們，認為佛陀存在於一個比他們自己高得無法比擬的水平，他們根本不可能希望達到，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努力，只限於達到相對而言不那麼崇高的阿羅漢。他們完全沒有想到，關於自己成佛的問題。這個觀點似乎是佛教團體最初階段的一個特點，因此之故，該團體的僧侶就集中於實踐四聖諦和八正道，這是釋迦牟尼得道不久後所宣講的佛教基本哲學和倫理學的原則。但是即使阿羅漢的水平，在小乘教中也被認為是很難達到的。無論怎樣勤勉的修行，但一個人在一生中要達到真正聖者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。人是具有慾望的生物，即使最虔誠的人也常常有向誘惑屈服的危險。由於這種看法，小乘佛教的成員，就用大量的清規戒律束縛他們自己的生活，直到他們的注意力變得全都固定在寺院紀律上面，而完全被忽略了、離開了，佛教最初以救濟眾生為目標的生活方針。此外，雖然這些早期的派別的目標是達到阿羅漢的階段，但在佛陀逝世後，並沒有確實的方法可供來認定、證明，是誰實際上已經達到了這阿羅漢果的目標。關於阿羅漢的確切性質和其阿羅漢身份的證明，例如在大眾部僧侶摩訶提婆提出的關於阿羅漢的所謂五明，也爆發了爭論。大乘佛教徒們並不以阿羅漢果為目標，而直接以佛果為目標。他們認為，釋迦牟決不會是唯一的佛陀。他們認為只要能以釋迦牟尼得道以前，一樣的菩薩道修行的方式，完成菩薩的修行，那麼他們也將能成佛得道。在釋迦牟尼滅後的那幾個世紀裡的佛教團體裡，這的確代表著一種在思想上使人震驚和革命性的觀點。

小乘佛教的特點是為求脫離業報輪迴之苦的「他律主義」（業報思想），大乘佛教則是為成佛的願行而赴的「自律主義」（願行思想）。小乘佛教看重業報法則，而大乘佛教的特點則是強調菩薩的「誓言和實踐」。小乘本質上是一種消極的態度，它用逃到另一個世界的觀念，設法逃避業報和輪迴所強加於人的苦難。大乘是一種積極的態度，它以願兼於業的慈悲，迎向苦難以履行菩薩的誓言和實踐而成佛。人面對苦難時欲尋求解脫時，會有兩種態度的選擇。一種認為，由於苦為業，人們承受著痛苦的束縛，小乘佛教徒們便通過斷煩惱、脫離輪迴苦界而達到無苦安穩的境地。為此，當然要修行到肉體死後的「無餘涅槃」，人不必要再生於這痛苦的娑婆世界。這樣，他們對待人生的態度必然是被動的、他律的。相對的，大乘教徒為了救濟眾生，把人生的苦難視為自身的誓願，不試圖逃脫這苦難的世界，情願親自承受這種人生之苦。而且，他們並不逃避這一苦惱的世界，而是發願親自進入這惡趣苦界，從而能使自己承擔一切有情的苦難。

佛教徒總的說來十分強調對經文的準確表達，並且他們的解釋完全嚴格地按照字面，而大乘派的追隨者，則喜歡更自由得多和更富有創造性的方法。小乘派以其形式主義的方法，花費極大的氣力來匯編對經文的語言學意義的評論和注釋性的著作，這些著作後來統稱俱舍經阿毘達摩。另一方面，大乘的追隨者拒絕受經文字面意義的束縛，他們堅持採取更靈活的和多面的方法，並試圖恢復他們相信是原始釋迦牟尼教導的佛教的精神，以及恢復用那種精神來解釋教義著作，這即是採取了所謂依義判文的方法。這兩方法各有優缺點，甚至在現代學術界也有關於應該採用哪種方法的爭論。然而無視於經文背後的生活和現實，而進行文字討論，往往會流於繁瑣的訓詁註釋。當然，嚴密地考證原典非常重要的，但不能忘掉其中的根本精神。進而在現實世界盡力的去實踐這種根本精神，應是從事任何學問和思想的正確途徑。

小乘佛教是為了自己個人人格的完善而進行努力修行的「自利主義」，而大乘佛教則是為了救濟一切眾生，使整個社會淨化、向上的「利他主義」。所謂「大乘」，是能濟渡一切眾生的大的乘載物的意思。而「小乘」的意思是由於只停留在濟渡自己個人方面，所以被譬喻為小乘載之物。所謂「小乘」是大乘佛教徒對「阿毘達摩佛教」的稱呼。這一稱呼也的確表現出兩者之間的不同。「部派佛教（小乘）」方面雖也提出「大乘非佛說」的理論來對抗，但它已經不能阻止大乘佛教興起的潮流。由於大乘菩薩得到了一般民眾廣泛的支持，其力量是相當強大的。部派佛教儘管高呼「大乘非佛說」，但在家的信徒們清楚地知道，釋尊的本來精神是在濟渡眾生的大乘菩薩這一邊，所以他們堅信不移。不久，部派佛教方面的僧侶們也相繼投入大乘教團，從而部派佛教開始冰消瓦解了。

總結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雖然只差一個字，但本意和內涵其實有很大的不同。彼此之間的鬥爭也從來沒有停過。但是在相同處也還是有，歷史的評價上也很難分出勝負。